

原文：Wolff, M., Rubin, D.A. and Swarr, A.L. (2022). The Intersex Issue: An Introduction.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9(2), pp.143–159. doi:<https://doi.org/10.1215/23289252-9612767>.

作者：米歇尔·沃尔夫（Michelle Wolff），大卫·A·鲁宾（David A. Rubin），阿曼达·洛克·斯瓦尔（Amanda Lock Swarr）

译者：许颢瑛（she/they）

间性议题：导论

(The Intersex Issue: An Introduction)

在《跨性别研究季刊》（*TSQ*）的创刊号《后跨性：21世纪跨性别研究的关键概念》

（“Postposttranssexual: Key Concepts for a TwentyFirst-Century Transgender Studies”）中，伊恩·莫兰（Iain Morland 2014年）提供了一个关于“间性”的细致谱系（a nuanced genealogy of “intersex”）。他指出，这个词有着一系列的定义，甚至在临床背景（clinical contexts）下也是如此。对于间性的诊断（an intersex diagnosis）通常与不明确的生殖器（ambiguous genitalia）——“不能被轻易地描述为是完全的女性或男性（entirely female or male）的外部性解剖结构（external sexual anatomy）”——通俗地混为一谈（popularly conflated），这诊断也可以指“在身体表面不明显的属性（attributes），包括XXY性染色体（XXY sex chromosomes）或对，产生会被视为带有男性气质之含义的效果，的激素的无区别/漠视（indifference to the hormones that produce the effects connotative of masculinity）”（111页）。莫兰显明地推测（perspicuously surmise），这类间性诊断们所共享的不是一种共同的遗传的、生化的、或生理的病因（a common genetic, biochemical, or physiological etiology）。相反，间性诊断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法将身体分类为男性或女性（a failure to classify the body as male or female）。医生们会将这种分类的失败医学化（medicalize this failure of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将身体归入到一个性双态的社会语言模式 (sexually dimorphic sociolinguistic schema) 中的失败——这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令人震惊和荒唐。正如莫兰所说，“这种失败是有问题的 (problematic) 并不是明显的，它的医学化 (medicalization) 也不明显” (111页)。我们用“医学化 (medicalization)”一词指，把人们当作，只能通过专门的生物学观察、诊断、治疗、和管理 (specialized biomedical observa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来解决的问题，来看待。就间性 (intersexuality) 而言，医学化已经产生了羞耻、秘密、沉默、和创伤 (shame, secrecy, silence, and trauma) ——特别是但不只是对间性者而言 (especially but not only for intersex people)。间性研究 (intersex studies) 为间者们、跨性/别*者们、非二元者们、和顺性别者们 (intersex, trans*, nonbinary, and cisgender folks) 提供了语言和策略，以审问和改变 (interrogating and rerouting) 通常将二元性别和异性恋规范性 (binary gender and heteronormativity) 设想为理想目标的医学监管技术 (medical regulatory technologies)。正如莫兰所认为的，批判性的间性研究 (critical intersex study) 是对自由派人文主义之失败的研究 (a study of liberal humanism's failures)。

这期特刊的标题“间性议题”是指医疗服务提供方 (medical providers)、家长 (parents)、学者 (academicians)、和社会对间性议题的制造 (the issue making of intersexuality)，且这议题已经产生了有害的、有时是致命的后果。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批判性间性研究 (critical intersex studies) 中出现了一个数量少但是逐渐增长的跨学科文献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其分析和批判了 (critiques) 临床医生如何已经辜负了间性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各种方式 (Chase 1997; Fausto-Sterling 2000; Davis 2015; Malatino 2019)。元研究 (metastudies) 和评论 (reviews) 已经确制 (established)，绝大多数间性变体/种类 (intersex variations) 几乎不构成任何健康风险 (Karkazis 2008; Fausto-

Sterling 2012)。尽管如此，间性者，尤其是那些受到多种形式的边缘化影响的人，很容易受到医疗管理不善、医学歧视、医学污名化、和潜在治疗差错（medical mismanagement, discrimination, stigmatization, and potential malpractice）的影响。和跨性/别*者和性别非常规者们一样（trans* and gender-nonconforming people）一起，间性者们（intersex people）被病理化（pathologized），并被西方医学及其分散到处的跨国霸权主义（Western medicine and its scattered transnational hegemonies）鼓励去模仿（model）白人式顺性别异性恋规范主义的存在和认知之模式（white cisheteronormative models of being and knowing）。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肯定跨性别的临床医生、家长、和辩护病人权利的倡导者们（trans-affirmative clinicians, parents, and patient advocates）已经为跨性/别*儿童和成人开发并传播了各种性别肯定的护理模式（various models of gender affirming care），但没有出现类似的“间性肯定的护理”模式（no comparable model of “intersex affirming care”）。在全球各地的大都市和一些乡村医院（metropolitan and some rural hospitals），临床医生们继续进行着，侵犯了病人的身体自主权（bodily autonomy）的未经知情同意的小儿生殖器手术（nonconsensual pediatric genital surgeries）。

一些活动家们已试图，通过要求进行根本性的路线方针纠正（radical course correction），让医生对TA们所强加造成的伤害负责。例如，本期特刊采访了这样一个团体，间性人正义项目（IJP）（the Intersex Justice Project (IJP)），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肖恩·赛法·沃尔（Sean Saifa Wall）和皮金·帕戈尼斯（Pidgeon Pagonis）。IJP 以在美国的黑人间性人和有色人种间性人的领导和需求（the leadership and needs of Black intersex people and intersex people of color）为中心。IJP 对间性人受到的压迫（intersex oppression）采取了一种交叉性和去殖民的方法（an intersectional and decolonial approach），呼吁在诊所和以外的地

方进行赔偿（reparations）和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fundamental structural change）。在我们的采访中，沃尔和帕戈尼斯描述了 IJP 的理念与政治的演变。TA们分享了TA们对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下的反黑人性、结构性种族主义、恐跨、和恐间性人之间的交叉（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anti-Blackness, structural racism, transphobia, and interphobia）的洞见（insights）。

与 IJP 这样的团体相比，更多的主流医疗改革者主张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patient-centered care）”和跨学科团队的间性治疗方法（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to intersex treatment），同时推动术语从间性到 DSD（性发育障碍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的转变。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与新自由主义式个体化和个人责任化（neoliberal individualization and personal responsabilization）的共谋（complicity）。此外，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和 DSD 倡导（DSD advocacy）有可能对，具有在解剖学上的性变异多样的人（people with anatomical sex variations）（Grabham 2007; Davis 2015; Rubin 2017），构成重新病理化的威胁，使间性者们再次陷入困境不顾其安危（leaving intersex folks in the lurch once more）。

作为同时从事间性研究和跨儿*研究的学者们，本特刊的共同编辑们细思了重叠着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工具以及理论洞见和政治洞见（overlapping analytic and methodological tools and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insights）。当间性研究与跨儿*研究和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对话时，间性研究重新阐明了（illuminate anew）什么样的议题、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issues, analytics, and objects of study）？为什么那么多——尽管不是全部都是如此，正如本特刊所证明的那样——跨儿*学术作品未能批判性地审视其分析和论证对间性人的影响？间性研究和“跨性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制度化以何种方式作为对黑人性——对黑人和黑人群

体之地以及其它边缘化群体的一种臣服场景而发挥着作用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nsgender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function as a scene of subjection) ” (Ellison 等人, 2017年: 162 页)? 虽然间性研究和跨儿*研究似乎是“天然的盟友 (natural allies) ”, 但我们策划这个特刊的努力是为了创造一个空间, 以批判性地细思这些领域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关系 (the differences and tensions), 以及共同点和共鸣 (the commonalities and resonances) 。

跨儿*研究和间性研究的制度化已以完全不同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在过去十年中, 就业市场对跨儿*研究的职位有很大需求。而间性研究的类似职位却没有出现。无论是跨儿*研究还是间性研究, 都没有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进入到一些人认为是自然的机构之家 (a natural institutional home) ——性别研究、女人研究、和性研究 (gender, women's, and sexuality studies) ——正如苏珊·史崔克 (Susan Stryker 2020年) 在亚利桑那大学创立跨儿*研究的叙述 (founding tra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与埃里森等人 (Ellison et al's) 一样, “对跨性别研究[和间性研究]的制度化持怀疑态度, 因为我们经历并感受到了扩大知识探究场所的矛盾 (the contradictions of expanding sites for intellectual inquiry), 这矛盾对破坏 (disrupt) 种族资本主义的暴力阴谋和积累要求 (the violent machinations and accumulation imperatives of racial capitalism) 几乎毫无作用, 这种族资本主义将那些被认为是剩余的人 (those considered surplus) 定位为可杀或可关笼的 (killable or cageable) ” (2017: 163-64), 而且我们还想添加说, 定位为是可治疗和受制于 生物医学性别监管之捕获的 (as treatable and subject to capture by biomedical gender regulation) 。

面对持续的国家暴力、环境崩溃、和新冠大流行 (COVID-19 pandemic), 以及对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社群和贫困者社群 (BIPOC and poor communities) 影响最严重的贫富差

异 (disparities) , 批判性的间性探究和跨儿*探究 (critical intersex and trans* inquiries) 如何能有生产力地相互提出问题 (productively call one another into question) ? 它们如何联手使用它们的 (超级) 力量来颠覆和转变主导机构 (dominant institutions) 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relations of power and knowledge) ? 我们如何跨儿*和间性社群和研究 (trans* and intersex communities and studies) 之间精心建立更好的策略式亲密性和团结 (craft better strategic affinities and solidarities) , 以努力朝向实现更可持续的关爱照料网络 (more sustainable care webs) , 其使 (allow for) 对间性和跨儿之自由斗争、痛苦、愉悦、和脆弱性, 的适度见证 (modest witnessing of intersex and trans* freedom struggle, suffering, joy, and vulnerability) , 成为可能?

编者按 (The Editors)

对制度化的质疑审视 (**Interrogat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2021年夏季奥运会结束的9天之后《英国运动医学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刊登了斯蒂芬尼·伯蒙 (Stéphane Bermon) 和皮埃尔·伊复-加尼尔 (Pierre Yves-Garnier) 于2017年首次发表的一项研究的“更正 (correction) ”。该研究由世界田径协会 (World Athletics) 赞助, 该协会是在全球体育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the paramount stakeholder) , 而该研究作者则是其健康和科学部门 (Health and Sciences Department) 的现任和前任主任。这项研究在发表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随后它被用来辩解一系列关于性别参数 (the parameters of gender) 的有影响力的决定。事实上, 这项学术研究曾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的主要证据, 该法庭是国际体育决策的最高法庭 (the highest court f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decisions) , 是在一项著名的禁止卡斯特·塞门亚

(Caster Semenya) 和其它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决定中的主要证据。但在2021年8月，作者突然承认到 (acknowledged)，TA们关于主观高睾酮素水平 (subjectively high testosterone levels) 赋予重大竞争优势的断言只是“探索性的 (exploratory)”，并且“可能已有着误导性 (could have been misleading)” (Bermon 和 Yves-Garnier 2021年: 1页)。TA们不情愿地承认到 (conceded)，这些发现不能被视为睾酮素和运动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据 (evidence for a causal relationship)” (1页)。该报告发表四年后——在成功阻止塞门亚参加奥运会后仅仅几天——这所谓的纠正的时机 (the timing of the so-called correction) 再令人怀疑不过了。塞门亚断言，研究报告的作者们一直在等待她年龄到达退出竞赛 (age out of competition)，然后才承认TA们的错误，并表示：“我一直知道TA们的研究有缺陷，而且关于这没有什么好东西，因为在此之前我就提出质疑，问‘如果你说你已经研究过了，谁批准这东西的呢 (who approved it?)’...但我们从未得到回答” (见 Mphahlele 2021年)。

关注于间性的充满缺陷和被操纵的学术研究 (flawed and manipulated scholarship) 在学术界泛滥着。它对，对性别理解和个体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企求着广泛的对抗 (begs for widespread confrontation)。但是，在过去几年里，跨儿研究内部的辩论细思了该领域是否已经结束或尚未开始 (whether the field is over or has not yet begun) (Chu and Harsin Dragar 2019年; Adair et al. 2020年)，间性在这种时间性的审议 (temporal deliberation) 中仍然基本是缺席的。在过去20年里，伴随着一个自我定义的跨儿研究 (a self-defined trans studies) 获得了关注，对批判性的间性研究的长篇探究 (book-length inquiries into critical intersex studies) 在同样这么多年里只有包括不到20本专著的出版。虽然跨儿研究通过这个期刊【也就是跨性别研究季刊，译注】发展了集体想法和集体团结 (collective ideas and solidarities)，但基于期刊的对间性的讨论却仅限于个别文章和一些特

刊。在编辑这些特刊的其中一期中，即2009年发表在《同志和蕾丝边研究季刊（GLQ）》上的题为《间性和之后》（“Intersex and After”）的特刊时，伊恩·莫兰（Iain Morland）提出，间性历史和批判（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intersex）“以一种好奇的不连贯时间性（a curiously disjointed temporality）为标志”，而且“在当下对间性的对待（intersex treatment in the present）应该总是根据，矛盾般地说（paradoxically），它之后所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考虑”（2009：191-92页）。

这期特刊——《间性议题》（“The Intersex Issue”）——并不是要论证支持（argue for）对间性研究的制度化，也不是要将研究领域的生产浪漫化。跨儿研究的制度化已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roundly critiqued），正如对话者们（interlocutors）已经问道，谁能从这种举措（move）中获得生计（garner livelihoods），谁会被排除在外。例如，埃里森等人（Ellison et al. 2017年）指出，权力来自于糊口工资（living wages）和出版权限（publishing access），同时TA们盘问跨儿研究中的引用政治（the politics of citation in trans studies）是如何已经去中心化了有色人种跨性/别女人们（trans women of color）。将跨儿研究与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排它性价值（the exclusionary values of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与，关于论文、学者、文集、和招聘倡议（hiring initiatives）的一种进展叙事（a progress narrative），相对齐（aligning ... with），并不意味着一个领域是成功的（Adair 等人，2020）。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对有色人种跨性/别女人的暴力伴随着跨儿研究的制度化而增加，而这制度化就必须与白人至上主义和殖民化（white supremacy and colonization）共谋（Aizura 等人，2014年；Boellsdorf 等人，2014年）。将这点牢记在心，对批判性间性谱系的另一种解读（an alternate reading of critical intersex genealogies）——不以被学术界遗漏来作为其特征——可以被解读为是对制度化的一种激进批判（a radical critiqu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当《时代 (Time)》宣布“跨性别转折点 (The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的到来时，跨性别可见性和名人 (trans visibility and celebrity) 被誉为进步的标志 (Steinmetz 2014)。在间性方面，并没有没有类似的声明 (no analogous declaration)。尽管大多数身体都具有边阈过渡性 (liminality)，但间性的特点是有意沉默着 (intentional silencing)，而且，如果得到承认 (acknowledged)，一种“双性人的例外性”的感识 (a sense of “intersex exceptionality”) (Rubin 2017年) 在学术考虑和流行的细思 (academic and popular considerations) 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主流的承认 (mainstream recognition) 永远不能等同于正义和社会转型。对跨儿性的媒体庆祝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生活的实质性改变，并且其依赖于价值提取和新自由主义政治 (value extraction and neoliberal politics)。如果可见性意味着成为“某个人 (somebodies)”，正如托玛琳 (Tourmaline) 在2016年的著名提议所言，在资本主义下保持“无名之辈 (nobodies)”有很大力量。爱伦·爱祖拉 (Aren Aizura) 是这样说的：“作为某人意味着可见性 (visibility)：成为一种人口 (a population)，成为一种人口统计 (a demographic)，成为一个阶级 (的一部分)，成为可被辨识看穿的 (becoming clockable)。在所有这些背景下，它意味着必须用你的破碎性 (brokenness) 来武装自己” (2017年: 609页)。如果对可见性之意义和作用的充满问题之概念 (fraught conceptions of what visibility means and does) 促使了对“转折点”的最初公开声明 (declarations)，那么缺乏间性人领域之制造 (intersex field making) 的缺失可能可以被解读为是革命潜力的一种标志 (a sign of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希尔·马拉丁诺 (Hil Malatino 2019年) 描述了迄今为止批评性间性介入 (critical intersex interventions) 的两个关键重点——记录历史和改革医疗 (documenting histories and reforming medicine) ——并且认为该领域正在迈向超越对医学化的回应性参与 (responsive

engagements with medicalization)。推动着间性研究 (intersex inquiry) 的各种批判 (critiques) 也同样在对抗着主导性的叙事 (dominant narratives)。几个世纪以来, 欧洲的殖民扩张利用性别二元主义 (gender binarism) 来对被殖民的身体 (colonized bodies) 进行分类, 而性别多样性也被用来作为支持殖民式种族灭绝 (colonial genocide) 的理由。定义着间性和跨儿 (intersex and trans) 的性别可塑性和医学意识形态 (gender plasticity and medical ideologies) 通常归结于 (credited to)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的性别诊所, 但有着深层的根系, 其中包括着J·玛丽恩·西姆斯 (J. Marion Sims) 在奴隶种植园的俘虏圈养式妇科手术发展 (captive gynecologic surgical development on slave plantations) 和泌尿科的优生学发展 (the eugenic development of urology) (见例如, Gill-Peterson 2018年; Snorton 2017年; Judd 2014年)。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科学家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多米尼加共和国 (the Dominican Republic) 和南部非洲 (southern Africa) 公开寻找包括“真正的雌雄同体 (true hermaphroditism)”在内的身体条件 (conditions) 时, 就已经对被医学化为间性 (medicalized as intersex) 的黑人和棕色人种进行了明确的实验 (explicitly experimented), 而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这样的机构的知名内科医生们 (physicians) 则带着“矫正式 (corrective)”目标对儿童进行手术, 以使得白人间性人 (white intersex) 像是不存在一般 (Eckert 2017年; Gill-Peterson 2018年)。简而言之, 对间性和对跨儿的医疗化 (intersex and trans medicalization) 不能脱离分离出彼此来思考, 也不能脱离出比较式解剖学 (comparative anatomy)、科学种族主义 (scientific racism), 以及赛迪亚·哈特曼 (Saidyia Hartman 1997年) 所说的奴隶制的“来世” (the “afterlives” of slavery) 。

有偏见的科学研究——如那些支撑着，塞门亚（Semena）所挑战的，关于体育中的性别的决定（decisions about gender in sport）——努力使间性人，特别是来自全球南部的间性人成为主体（subjectify），但同时试图对作为男人或作为女人意味着什么，做出自己所具有所有权的公开主张（stake claims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n or a woman）。但从早期的美国电影，如《雌雄同体们发表讲话！》（*Hermaphrodites Speak!*）（1997年），直接公开呼吁揭示医生们的行为（called out doctors directly），到最近非洲间性人运动（African Intersex Movement）拒绝病理学和歧视的行动，间性政治和写作（intersex politics and writings）从来没有被学术界的约束所限制或被全球北方的议程计划所限制。本特刊的供稿在批判医学（critique medicine）的同时，也呼吁对间性人的去医学化（the demedicalization of intersex）；它们通过介入正在进行着的间性人例外主义的假设（ongoing assumptions of intersex exceptionalism）来正面对抗二元主义；它们挑战玛丽亚·卢戈内斯（María Lugones）（2007）重要地指出所称为的“性别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gender）”的东西。

美国和全球的跨儿和间性行动主义（trans and intersex activism）对病理化进行了质疑，并建立了社群联盟（community alliances）。拒绝源于医学的跨儿和间性之间的分离（medically originating separations）可能会是反抗，例证了（exemplifies）医学的分歧性（divisiveness），的一种方式。而且，鉴于制度化的空无（the emptin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和竞争在学术上得到承认的新自由主义压力（neoliberal pressures to compete for academic recognition），无法承认性（unrecognizability）和团结（solidarity）都可以成为有用的联盟政治策略（coalitional political strategies）。在这个特刊中，合作式可能性（collaborative possibilities）是显而易见的——从对影响儿童的立法（legislation）和医学的挑战到联盟政治策略，从历史和教学的重新概念化（historical and pedagogical

reconceptualizations) 到艺术倡议 (art initiatives)。这样的合作不是一种万能药 (a panacea)，但综合起来看，这里详述的介入措施以拒绝几十年来被迫进行的对立反对 (forced opposition) 的方式，助于精心设计对于思考跨儿和间性的新方式。

阿曼达·洛克·斯瓦尔 (Amanda Lock Swarr)

性别、女人和性意识研究系 (*Department of Gender, Women and Sexuality Studies*)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紧张关系与敌对 (**Tensions and Antagonisms**)

本特刊的一个目标是开辟一个空间，来细思，塑造着，各式各样间性社群和跨儿社群之间的关系，的各种敌对 (antagonisms)。在此，我们对最近发生的，反映其中的这一些紧张关系的，一个事件 (a recent event) 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分析这事件对，在跨儿*和间性研究模式 (trans* and intersex modes of study) 之间建立更强的密切性和团结 (affinities and solidarities) 的影响。

2020年6月12日，美国色情电影演员、制片人、性教育家、和成功学演讲者

(motivational speaker) 巴克·安吉尔 (Buck Angel) (当时他的推特账号 twitter handle 是 @TRANSEXUAL MAN; 现在他的账号是 @BuckAngel) 在推特上写道：“我正在做染色体测试 (chromosome test) ! 如果它显示我是间性怎么办? 从这之中会产生什么争论? 说我不是男人或女人?”

同年早些时候，2020年1月7日，就在 COVID-19 大流行病开始在全球蔓延时，安吉尔在他受欢迎的 Instagram 账户上发布了一幅德国医学插图 (没有提供日期; 看起来是十九世

纪末的，可能来自一本比较解剖学教科书 a comparative anatomy textbook），显示了生殖器多样变化的光谱（a spectrum of genital variation），并附有以下引述：

间性。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生殖器一直是我身份的重要部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写的帖子，但我觉得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生殖器总是被称为是怪异的（weird）。当我长大并开始看到其它女孩的生殖器时，我会听到“它看起来不是正常的”，我的生殖器看起来不像“正常的”或我曾被告知是正常……我是间-性的（inter-sexed）吗？还是我是跨儿（Trans）？这有什么关系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今天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可以进行这些对话。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只是因为看起来不是正常的而被羞辱……这个曾经有异常生殖器的男人（man）现在是一个拥有一切的男人。今天，如果你感到与你生活的身体脱节（the body you live in），你知道你可以通过学习你是一个独特的美丽的灵魂来完成这个循环。你是属于自己的，你今天在这里是为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分离。爱你的，特兰帕（Love, Tranpa）

在安吉尔的推特之后，一场小型但重要的辩论随之展开。间性人正义项目（IJP）的联合创始人肖恩·赛法·沃尔（Sean Saifa Wall）在推特上回应说：“男人（man）和女人（woman）是性别类别（gender categories）。染色体测试并不是某人是间性的唯一指标，因为它也可以是激素的或性腺的（hormonal or gonadal）。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就像性别（gender）一样是流动的，也许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可以[停止]伤害间性孩子（intersex kids）。”

沃尔的批评强调了安吉尔推文的五个问题：首先，安吉尔将间性简化还原为（reduces）一种单一的生物现象（a singular biological phenomenon），而它肯定不是如此

(Rubin 2017)。第二，安吉尔将间性作为解释跨儿*经验 (trans* experienc) 的一种资源，这种方式有可能是盗用性的 (potentially appropriative)。第三，安吉尔的推文将间性状态 (intersex status) 描绘成 (figures) 是跨儿*身份认同 (trans* identification) 的假设性的生物关联或原因 (hypothetical biological correlate or cause)。尽管这种情绪经常在跨儿*讨论论坛 (trans* discussion forums) 上发表 (aired)，但几乎没有科学证据来支持这种在意识形态上可疑的主张 (ideologically suspect claim) (Richardson 2013年)。此外，用科学来“解释”跨儿性，巩固了西方生物本质主义的霸权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bioessentialism)。第四，当他问道：“如果[染色体测试]显示我是间性呢？从这之中会产生什么争论？说我不是男人或女人？”安吉尔一下子就把间性经验 (intersex experiences) 轻描淡写了，并再制造了 (reproduces) 令人不安的信念，即间性者 (intersex people) 被先验地 (a priori) 排除在男人身份和女人身份之外 (excluded from manhood and womanhood)。但许多间性者简单地作为男人和女人 (无论这些类别意味着什么！) 生活在这世界上 (occupy the world plainly as men and women)，即使许多人并不是如此。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尽管安吉尔的推特和 Instagram 帖子似乎挑战了关于性和性别的严格观念 (strict ideas about sex and gender)，但它们最终却强化了顺性别异性恋正统主义/规范性的不容置疑的地位 (the unquestioned status of cisheteronormativity)。也就是说，安吉尔并没有挑战顺性别和非间性者 (cisgender and nonintersex people)，来质疑顺性别/别和非间性的身体心理和身份认同 (cis and nonintersex bodyminds and identifications) 所被制造产生的过程本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怀疑自己是否是间性是绝对错误的 (categorically wrong)。相反，重点是我们需要挑战围绕间性的污名 (stigma)。像安吉尔说的东西这样的跨儿话语 (trans* discourses)，将间性设想为 (posit) 例外 (exceptional)，这就具现化了 (reify) ——间性生殖器和/或染色体

(intersex genitals and/or chromosomes) 可以揭示壮观的内在真理 (reveal spectacular inner truths)、解决自传式的神秘 (solve autobiographical mysteries), 并发布革命性的赦令 (issue revolutionary decrees) ——的概念。正如沃尔在《寻找我们的路 (*Finding Our Way*)》播客中问道: “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被质疑TA们是否是间性而感到害怕 (*afraid*) [或者说, 被挑衅到 (or, alternatively, titillated by)]?”

安吉尔肯定不是第一个在间性性 (intersexuality) 中寻找TA们“感觉不同 (feeling different)”的起源或病因 (the origin or etiology) 的跨儿*者。他也不是第一个想知道这种病因 (etiology) 是否是生物性质的 (biological in nature), 尤其是坐落于关于间性性的生物学/生物结构中的 (the biology of intersexuality)。正如王西玛 (Thelma Wang) 在本期特刊中的文章所述, 科学家和非专业人士 (lay people) 都认为跨性/别*者 (trans* people) 有所谓的间性大脑 (intersex brains), 尽管这一说法的核磁共振证据 (the MRI evidence for this claim) 是不相干的 (incoherent), 对这说法最好的结论充其量就是是非决定性

(inconclusive inconclusive at best)。此外, 间性大脑假说 (the intersex brain hypothesis) 重申了 (reiterates) 大脑组织理论 (Brain Organization Theory) 的主要错误 (Fausto-Sterling, 2012年), 并把神经学 (neurology) 作为谁是或不是跨儿*或间性的最终生物医学仲裁者 (the ultimate biomedical arbiter)。当我们赋予生物医学这种权力时, 这如何再制造了 (reproduce) 关于, 种族的和性的关于事物的秩序 (the racial and sexual order of things), 的优生学预设和性学预设 (eugenic and sex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我们因此失去了 (lose out) 什么样的, 在想象和创造性地物质化 (imagining and creatively materializing) 方面的, 替代性的生命和繁荣模式 (alternative modes of life and flourishing)?

因此，关于安吉尔的帖子的争议使间性社群和跨儿*社群（intersex and trans* communities）之间的一个关键的紧张关系凸显出来（brings to the fore）。广义上讲，间性者和跨性/别*者与医疗化和医疗技术（medicalization and medical technologies）有着不同的关系。正如诺阿·本-阿舍（Noah Ben-Asher 2006年）在一篇关键但未被充分引用的文章中所论述的，跨性/别*者在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获得过渡技术（technologies of transition），而这些技术在医学上是被把关的（medically gate-kept），而且TA们常常被拒绝的，而间性者则一直在为摆脱这些技术的非知情同意性强行施加（the nonconsensual imposition of such technologies）而斗争着。正如朱尔斯·吉尔-彼得森（Jules Gill-Peterson）所言，对跨性/别*患者的治疗（treatments for trans* patients）是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对间性婴儿的医学实验而发展起来的（2018年）。跨儿研究尚未完全重视（reckon with）这一历史遗产（historical legacy），这一遗产是与动产奴隶制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来生（the afterlives of chattel slavery and settler colonialism）密不可分的（Hartman 1997年；Lugones 2007年）。虽然当代许多间性行动（intersex activism）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去医疗化（demedicalization），但跨儿*社群对去医疗化持有着不同且复杂的观点（diverse and complicated views）。这并不意味着间性和跨儿*对自由的斗争（intersex and trans* freedom struggles）一定是不一致的，但它确实表明，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这些不同的运动如何多方面不同地倡导（variously advocate for）自决和身体自主权（self-determination and bodily autonomy）——的细微差别（the nuances）。

不幸的是，Twitter 和Instagram 的递及性但同时也是积累性的逻辑（the transitive yet simultaneously accumulative logic of Twitter and Instagram）不利于促进对间性和跨儿的经验、政治、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更细致、和更广泛的考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社

交媒体促进和阻止了（foster and foreclose）什么样的跨儿*和间性知识生产？尽管社交媒体允许信息的快速传播，但这些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它总是已经是在意识形态上不透明的（ideologically nontransparent）。此外，在这个时代，网红和行动主义和标题党和理论（influencers and activism and clickbait and theory）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控制社交媒体算法的企业利益（the corporate interests）所模糊，数字表征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gital representation）需要持续和仔细的——我们可以说，老式的——细读和批评性审问的方法。我们如何才能制作出（craft）间性和跨儿公众（intersex and trans* publics）——并且TA们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是建基在（grounded in）更强大的，批判性文化、科学、和社会正义知识素养，的形式（more robust forms of critical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social justice literacy）之上？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安吉尔的例子表明，我们仍然需要超越包纳的政治（a politics of inclusion），转向转变的政治（a politics of transformation）（Cohen 1997年）。正如许多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非营利组织（lesbian and gay nonprofits）经常只是简单地加上T，而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来改善跨性/别*者的生活机会和福祉（the life chances and well-being of trans* people）一样，在LGBTQI中包纳I（the inclusion of the I in LGBTQI）也挑战我们去使酷儿和跨儿*政治和组织（queer and trans* politics and organizing）对扩大间性者的生活机会和福祉负责（accountable）。

当然，我们并不想在间性和跨儿*社群和/或研究之间建立一个二元对立（binary）。这样做将会过滤和掩盖复杂化（filter out and obscure）横跨和交织着（transverse and intertwine）这些广泛的和动态的多重性（expansive and dynamic multiplicities）的关键问题。对像上面讨论的那些对立（antagonisms）的批判性关注，对于在间性和跨儿*对自由的斗争

(intersex and trans* freedom struggles) 之间表现出更强的密切性、团结、和互助之关系 (manifesting stronger relations of affinity, solidarity, and mutual aid) 至关重要。

2021年6月1日 (骄傲月 Pride Month 的开始), IJP 在其 Instagram 账户上发布了一张图片, 上面写着“间性解放就是跨儿解放 (Intersex Liberation Is Trans Liberation)”, 并附有以下声明: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相互团结声援 (solidarity with each other), 因为反跨立法 (anti-trans legislation) 将永远加强 (reinforce) 对间性儿童的有害医疗干预”。最近一波反跨儿*立法 (antitrans* legislation) 的编写不仅带有明确的反跨儿*偏见 (explicit antitrans* bias), 也有隐含的反间性的敌意 (implicit anti-intersex animus)。事实上, 具有苦涩的讽刺意味 (bitterly ironic) 的是, 任何强制要求对儿童进行生殖器检查的立法, 也都把对间性和跨儿*身体心理的生物政治医学化和监管 (biopolitical medic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tersex and trans* bodyminds) 延伸到顺性/别青年人口 (cis youth populations) 上。在我们努力反对这些可恶的反跨儿*的立法倡议 (abhorrent antitrans*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时,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盟友 (allies) 将会意识到, 同时组织起来——结束未经知情同意的、医学上不必要的间性手术 (end nonconsensual, medically unnecessary intersex surgeries) ——的重要性, 这是跨儿*/间性正义的同一硬币的另一面 (the flipside of the same coin of trans*/intersex justice)。

大卫·A·鲁宾 (David A. Rubin)

女人和性别研究系 (*Department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南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宗教与愉悦 (**Religion and Joy**)

把跨儿*/间性宗教性 (trans*/intersex-religiosity) 想象成愉悦 (joy) 的大胆 (the audacity) , 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残酷的乐观主义 (cruel optimism) 。用劳伦·贝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说, “当你所渴望的东西实际上是你繁荣的障碍 (an obstacle to your flourishing) 时, 就会存在残酷的乐观主义关系 (a relation of cruel optimism) ……这些类型的乐观关系 (optimistic relation) 并不是固有地残酷。只有当另你引起依恋的对象 (the object that draws your attachment) 主动积极地阻碍了 (actively impedes) 最初把你带向它的目标时 (the aim that brought you to it initially) 它们才会变得残酷” (Berlant 2011年) 。宗教可以而且已经被充分用作 (leveraged as) 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 (an extension of state power) , 以生产为种族资本主义 (racial capitalism) 服务的温顺的身体 (docile bodies) 。但宗教并不是固有地有害的 (inherently pernicious) ; 如果它是它所承诺的美好生活的障碍, 它就变得有害。当脱离出 (dislodged from) 资本主义式人文主义 (capitalist humanism) , 跨儿*/间性宗教性 (trans*/intersex-religiosity) 促进了时间和空间, 来通过断

裂、中断、和替代想象 (rupture, interruption, and alternative imaginaries) 来重新定位

(reorienting) 什么构成美好生活 (what constitutes a good life)。¹

跨儿*理论 (trans* theory)、对宗教的研究 (the study of religion)、和忏悔式神学 (confessional theology) 将从不止是一种对彼此的克制式容忍 (more than a restrained tolerance of one another) 中受益; 每一个都是复杂的, 且对其它都是宝贵的 (each is complex and invaluable to the others)。在探索这种可能性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 对这一主张的情感抵制 (affective resistance) 可能表明一种对新自由主义式个人主义的依恋 (an attachment to neoliberal individualism)。通过——暴露 任人唯贤/有才能的人必然会是领导 和自由是虚假的 (an exposure of meritocracy and liberty as falsehoods) ——的对主权的持续审问 (the ongoing interrogation of sovereignty) 具有讽刺意味地, 带着焦虑来遭遇宗教 (ironically meets religion with anxiety)。在这一制度下, 一个人被假定是愚蠢地 (is presumed foolish) 相信到自己在资本主义下行使自主权 (exercises autonomy), 且在宗教中没这样做 就 同样是不理性的 (equally irrational)。正如研究宗教和世俗主义的学者们 (scholars of religion and

¹ 这里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一词是伊丽莎白·波维内丽 (Elizabeth Povinelli) 在《地质本体论: 晚期自由主义的安魂曲》 (*Geontologies: A Requiem to Late Liberalism*) 中所描述的晚期自由主义地质本体权力 (late liberal geontopower) 的一种简略表达 (a shorthand)。她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项目, 它的目的是通过——对跨越 (stretches across) 人类和非人类存在形式 (human and nonhuman forms of existence) 的差异和市场, 的具体治理 (the specific governance of difference and markets) ——来保持一种积累的安排 (an arrangement of accumulation) (173页)。换句话说, 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人口而非人民, 或称民众 (the population not the people, or demos), 是集体性的政治主体 (the collective political subject), 一些人在这个框架内被结构化为垃圾噪音 (structured as noise) (132-33页)。另外, 她建议对生态符号解读进行相互联合组成式阐释 (mutual coconstituting interpretation of ecosemiotic readings), 生态符号解读其中所有的存在形式, 包括生物和非生物, 都是符号化的 (where all forms of existence, living and nonliving, semiotize) (134页)。这样一来, 波维内丽将她的项目与人类世 (the Anthropocene) 区分开来, 而我在此将注意力加到了宗教或神性 (the religious, or divine) 上。

secularism) 所证明的那样, 这种观点再生产了 (reproduces) 一种殖民等级制度 (a colonial hierarchy), 将启蒙的无神论 (enlightened atheism) 提升到一神论、万物有灵论、迷信 (monotheism, animism, superstition) 等之上 (Masuzawa 2005年; Mahmood 2011年; Chidester 1996年)。对自我控制的依恋 (attachment to self-control) 可能会阻碍 对宗教狂欢/基督再临时提送信徒升天 的混乱拥抱 (the chaotic embrace of religious rapture) 吗?

苏珊·史崔克 (Susan Stryker 2019年) 写道, “最根本的是 (most fundamentally), 跨儿性 (transness) 和宗教都可以而且确实是作为一种新的指号过程, 和一种新的社会性的基础 (the basis for a new semiosis—and a new sociality) ——而且是以非主导性的认识论的、本体论的、和万物自然秩序论/宇宙论的基础 (nondominant epistem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cosmological premises) 为前提 (predicated on)。”《跨性别研究季刊》第六卷第三期 (TSQ volume 6 issue 3) 探讨了宗教对跨儿*理论的用途, 以及反过来 (uses of religion for trans* theory and vice versa)。在这里, 我更进一步并提出了一个具身体现性的、情感性的探索 (an embodied, affective exploration), 探索 最真诚的信仰或信念的极致可怕领域 (frightful territory of earnest faith or belief)。通常情况下, 宗教研究分析人类的生产 (human productions), 而不对神性或 不同于实际世界的其它世界性 进行评论 (commentary on divinity or otherworldliness)。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我们的学术研究限制在少数几个方面, 如仪式、物质对象、神圣文本 (ritual, material objects, sacred texts) 等等。一个更激进的姿态 (a more radical posture) 将允许超越人文主义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excess beyond humanism) ——畸形 (monstrosity)、生命性 (animality)、非生命

(nonlife)、以及也许最具有争议性的神性 (divinity) (Jackson 2020年; Snorton 2017年; Jørstad 2019年)。²

对通过仪式而参与重复实践的宗教人士 (religious persons who participate in repetition through ritual) 而言有吸引力的东西 是被误诊和病理化了的 (misdiagnosed and pathologized)。宗教信仰/虔诚 (religiosity) 可以起到类似于食物在工人阶级家庭中的作用:

食物是为数不多的压力缓解剂 (stress relievers) 之一, 也是孩子和家长 (children and parents) 之间为数不多的明确的延续性的场所 (the few sites of clear continuity) 之一。此外, 在经济斗争的场景中, 孩子们承受着家长压力 (parental stress), 并在家长寻求安慰的地方也寻求安慰.....因此, 在进食的社会性 (the sociality of eating) 中, 维持从属依赖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the complexity of maintaining dependency identifications) 可以被简化, 提供普通和可重复的关于幸福的场景 (ordinary and repeatable scenes of happiness), 如果不是关于健康的场景.....这些快乐 (pleasures) 可以被看作是打断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体对意识性、意图性、和有效意志的召唤 (the liberal and capitalist subject called to consciousness, intentionality, and effective will)。(Berlant 2011年)

在TA的《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一书中, 已故的贝兰特展示了肥胖的修辞 (obesity's rhetoric) 是如何将营养不良的肥胖 (malnourished obesity) 道德化为工人阶级的失败 (a fail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而不是剥削性的政治经济结构 (exploitative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s)。对于宗教人士来说, 宗教, 就像食物一样, 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提供

² 间性人活动家肖恩·赛法·沃尔 (Sean Saifa Wall) 建议, “我们必须直面我们自己的畸形 (monstrosity)。”2021年6月7日, 播客《寻找我们的路》(Finding Our Way) 的采访。

了集体的安慰（communal comfort），并超越了三维的捕捉（transcends three-dimensional capture）。诋毁“不健康”的食物或宗教形式，就是错过（to miss）返回消费和被消费（consume and be consumed）的动机和强迫性（the motivation and compulsion）。贝兰特所使用的例子，“自我暂时中止（self-abeyance）、侧身漂浮（floating sideways）”的经验，也适用于狂喜式的宗教性（ecstatic religiosity）。歌曲、舞蹈、呼喊（shout）、和在精神上被杀（being slain in the spirit），同样可以被拥抱为“一种解脱，一种缓和（relieve），而不是一种修复”（Berlant 2011年）。它不需要有一个目的（a telos）。事实上，像我这样的人们会说，宗教式社会性（religious sociality）提供了对束缚着它的压迫性世界秩序和结构，的一个突破、一个切口、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粉碎（a break, a cut, a temporal and spatial shattering of the oppressive world orders and structures that bind it）。³

要在宗教或食物中（at the hands of religion or food）理解贝兰特的“缓慢死亡（slow death）”的概念，需要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视野（spatial and temporal vision）⁴。跨儿*/间性宗教性（trans*/intersex-religiosity）提供了一种关于它异性的具身体现的、感官的、情感的经验（embodied, sensorial, affective experience of alterity），同时它异性在新的时空维度

³ 有宗教信仰的跨性/别者*和间性者（religious trans* and intersex persons）“破坏了国家和教会对作为公共财产的性的管制（regulation of sex as public property）。同样，这与加拉太书中关于洗礼的论述解释（the Galatians account of baptism）是一致的，它挑战了基于国籍、性别、或社会地位的强制性身份政治（coercive identity politics）。通过从洗礼开始，跨儿*神学（trans* theology）邀请社会上的支持（social buy-in），而没有人权这种修辞的陷阱（the pitfalls of human rights rhetoric）”。见 Wolff 2019年: 98-110页, 105页。

⁴ “缓慢死亡这一短语指的是一个人口的身体损耗（the physical wearing out of a population）和人口中人的恶化（the deterioration of people in the population），这几乎是TA们的经验和历史存在的一个定义性质的条件（defining condition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这短语一般强调（the general emphasis of the phrase）的是在资本主义结构性从属和治理性的全球/国家制度（global/national regimes of capitalist structural subordination and governmentality）下的大规模身体衰弱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ss physical attenuation）”。见 Berlant 2007年: 754-80页。

中以享乐和欣快感 (jouissance and euphoria) 为标志。也许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邀请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沉浸式的科幻小说体验 (an immersive science-fiction experience) 来接受, 在这种体验中, 一个人的世界被颠覆 (jolted out of order), 视角被扩大, 欲望被重新调整

(recalibrated), 关系性是被重组的 (relationality is restructured)。例如,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 (Octavia Butler) 的《血孩子》 (*Bloodchild*) 充满了 (replete with) 对圣经文学 (biblical literature) 并不陌生的体裁。直觉和僵局 (intuition and impasse) 很像预言家角色 (prophetic figures) 那样进行操作。如果说科幻小说邀请读者去探索新的世界秩序, 那么跨儿*/间性宗教性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它以不稳定的、难以对付的波浪之形式 (erratic and intractable waves) 作用于我们 (acts on us)。栖居于 (to inhabit) 跨儿*/间性宗教性中就是冒着风险参与接触, 超越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beyo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is world), 的力量 (engaging forces), 这些力量有潜力激发不受资本主义约束的美好生活的新概念 (new notions of a good life un beholden to capitalism)。这并不能确保向上层流动性 (upward mobility)、社会平等 (social equality)、或不可渗透性 (impermeability)。相反, 对像我这样的宗教人士的诱惑力在于, 跨儿*/间性宗教性可以重新调整我们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也承认 (acknowledge) 超越人性的行为者 (actors beyond humanity)。

跨儿*/间性宗教性是对贱斥的脆弱性的一种拥抱 (an embrace of abject vulnerability), 而没有防止剥削的保障措辞 (without safeguards against exploitation)。它使我们很容易被操纵。在这里, 我通过仔细思考仅仅批评宗教的问题特征所带来的风险, 来挑战, 将这种动态关系限制在人类关系中 (limits that dynamic to human relationships), 的想象。这是看到一种病理学 (a pathology), 而不是对诊断技术 (technologies of diagnosis) 进

行质询。在2021年6月7日的播客《寻找我们的路》（*Finding Our Way*）中，间性人活动家肖恩·赛法·沃尔（Sean Saifa Wall）感叹道：“我们把医生当作上帝！”信仰医学为宗教，医生为神明（faith in medicine as religion and practitioners as divine），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的做法。“优先考虑与作为跨儿*相关的困难，医疗机构（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也便排除了跨儿*可能给人的生活带来愉悦（joy）的可能性”（Schuster 2021年）。正如伊恩·莫兰（Iain Morland）在本期中所论述的那样，医疗干预优先考虑的是以顺性/别异性恋术语（cisheterosexual terms）来定义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而不是并且反对快乐（pleasure）、愉悦（joy），甚至功能（function）。相反，跨儿*/间性宗教性提供了愉悦（joy），因为它指出了存在的模式（modes of being），而没有为这些存在的方式（ways of existing）提供定义明确的术语（definitive terms），从而避免了对有可能的东西的抑制（an arrest of what is possible）。

米歇尔·沃尔夫（Michelle Wolff）

宗教系（*Religion Department*）

奥古斯塔纳学院，伊利诺斯州石岛市（*Augustana College, Rock Island, IL*）

“间性议题”中的作品（**The Pieces in “The Intersex Issue”**）

这期特刊的稿件致力于（attend to）对间性人和跨性/别者（intersex and trans* people）造成伤害的共同历史（shared histories of harm inflicted on），以及关于建立联盟的策略（strategies for coalition building）。这里的一些作者批判了试图规范间性和跨儿身体（intersex and trans* bodies）的凝视（the gaze）——尤其是医学凝视（the medical gaze）。为了确定囚禁之机制（the mechanics of captivity）并探索替代的想象（alternative

imaginaries) , 在这个特刊中, 学者、活动家、艺术家、和教育家们 (pedagogues) 解读了 (unpack) 监管的各个层面以及间性和跨儿*社群之间的紧张和共同性 (tensions and commonalities among intersex and trans* communities) 。总之, 供稿者们提出了建设性的可能性 (constructive possibilities) , 通过创新的方式介入科学和艺术 (innovatively engaging the sciences and arts) 来前进, 消除本体论式和认识论式的症结 (to dislodg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sticking points) 。

这期杂志以对医学的挑战开始, 同时呼吁去医学化 (demedicalization) 。在《凝视与主体之间的间性手术》 (“Intersex Surgery between the Gaze and the Subject”) 中, 伊恩·莫兰 (Iain Morland) 迈过先前的学术研究, 来调查间性手术的动机。对莫兰来说, 手术干预注重的不是生殖器, 而是视觉上的解释 (visual interpretations) 。在某些方面上这让人想起凯斯勒和麦肯纳 (Kessler and McKenna 1978年) 的著名分析, 莫兰认为主体性是凝视的效果 (subjectivity is an effect of the gaze) 。莫兰认识到医学论点本质上与是同义反复的 (recognizes medical arguments as inherently tautological) , 因为察看性差异的动力 (the impetus to see sexual difference) 是强加在间性儿童身上, 以及强加在TA们如何看待 (view) 自己的身体的。王西玛 (Thelma Wang) 也同样探讨了科学干预的失败, 关注所谓的间性大脑。王研究了神经科学研究中的“跨儿-间性联结网 (trans-intersex nexus) ”, 以揭露医学权威的机制运作 (the mechanics of medical authority) 。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技术的使用本质化了间性病人和跨性/别*病人, 以加强规范性 (reinforce normativity) , 并将大脑从一种文化隐喻 (a cultural metaphor) 转变为一个研究对象 (an object of research) , 王解释说。然后, 焦点转移到要求医疗从业者 (medical practitioners) 对其有害做法负责的行动 (activism) , 特别是对间性人正义项目 (the

Intersex Justice Project (IJP)) (IJP) 的肖恩·赛法·沃尔 (Sean Saifa Wall) 和皮金·帕戈尼斯 (Pidgeon Pagonis) 的采访。从IJP在卢里儿童医院 (Lurie Children's Hospital) 的历史性胜利到种族和阶级在国家合法化的暴力 (state-legitimated violence) 中持续扮演的角色 (the ongoing role of race and class) 的批判, 沃尔和帕戈尼斯对未来的间性和跨儿*合作 (intersex and trans* collaborations) 进行了理论化。

在这个特刊中, 殖民主义无处不在的角色以及对跨儿*和间性主体性的立法 (legislation of trans* and intersex subjectivities) 显得尤为突出 (loom large)。昆西·迈尔斯 (Quincy Meyers) 在《奇怪的紧张关系: 跨儿身份和间性主体性的殖民种族历史的遗产》 (“Strange Tensions: Legacies of the Colonial Racial History of Trans Identities and Intersex Subjectivities”) 中, 探讨了跨儿*和间性主体性 (trans* and intersex subjectivity) 是如何植根于殖民主义、奴隶制、和为资本的对黑人肉身的去性别化 (the ungendering of Black flesh for capital)。迈尔斯通过去中心化白人性 (decentering whiteness), 借鉴霍顿斯·斯皮勒斯 (Hortense Spillers) 和C·莱利·斯诺顿 (C. Riley Snorton) 的囚禁性和逃亡性概念 (concepts of captivity and fugitivity), 主张建立与“顺性/别凝视 (cis gaze)”相对立的身体自主权 (bodily autonomy)。基于迪安·斯佩德 (Dean Spade)、苏山那·凯斯勒 (Suzanne Kessler) 和奥德路·洛德 (Audre Lorde) 的工作, 珍妮弗·尤辛 (Jennifer Yusin) 的供稿强调了对间性和跨儿*愉悦的公正 (justice with intersex and trans* joy)。尤辛阐明了法律和规范性 (the law and normativity) 之间的联系, 认为法律中的易读性/易辨认/可识别性 (legibility) 阻止了 (forestalls) 系统性变化的实现 (the actualization of systemic change)。另外, 尤辛建议转向一个诗意知识的体系 (a body of poetic knowledge), 其中情色 (the erotic) 划定了

(demarcates) 亲密知识的空间 (spaces of intimate knowledge) , 并将沉默转化为语言 (transforms silence into language) 。

各种背景下的创造力激励了一些供稿者的介入实践 (interventions) 。凯地·戈斯 (Katie Goss) 分析了露西雅·普恩佐 (Lucia Puenzo) 2007年的电影《XXY》, 以产生替代的创造性形式 (alternative forms of creativity) , 其将间性作为可塑的中心 (center intersex as plastic) , 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和管制有抵抗力 (resistant to neoliberal discourse and regulation) 。戈斯建议在间性者和跨性/别*者 (intersex and trans* persons) 之间建立联盟时采用一种“多于二元的身体性 (more-than-binary corporeality) ”。戈斯解释说, 集体式身体 (collective bodies) 通过生物生命的跨儿性 (the transness of biological life) 形成一个联盟的生态系统 (form an ecosystem of alliance) 。如果课堂位于学术和行动主义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之间的一个创造性空间, 那么教学法 (pedagogy) 对于呼吁抵抗和变革 (calls for resistance and change) 就至关重要。受女人主义 (womanism) 的启发, 以及与赛法·肖恩·沃尔的合作思考, 梅尔·米歇尔·刘易斯 (Mel Michelle Lewis)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间性正义教育学的概念 (a rich notion of Intersex Justice Pedagogy) , 这在本期特刊的供稿中得到了发展。在这个批判性的介入 (critical intervention) 中, 刘易斯强调了具身体现的知识 (embodied knowledge) 的重要性, 以及去殖民主义和交叉性的教学和学习 (decolonial and intersection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作为对有色人种间性人的解放性实践 (liberatory praxis for intersex people of color) 。来自墨西哥 (Mexico) 、智利 (Chile) 、南非 (South Africa) 、和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的艺术家们的重要贡献也穿插在 (interspersed throughout) 这一期中。Jazz Bell、Adiós Al Futuro、Toto Duarte、Gabrielle Le Roux 和 Michelle Wolff 的图像和作品包括合作肖像 (collaborative portraits) 、抽象画作

(abstract paintings)、照片、和插画 (illustrations)。总的来说，它们表明艺术家对关于间性行动、教学、和学术 (intersex activism, teaching, and scholarship) 的广泛对话有很多贡献。

总而言之，《间性议题》的供稿作者们扩展了新的分析框架，并以多种方式重新思考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术语 (the terms of subjectivity and sociality)。我们特意选择了来自知名研究者 (established researchers) 的挑衅性贡献 (provocative contributions)，以及特别是来自新一代的学者、活动家、和艺术家，TA们正在重新想象间性和跨儿的交往联系、纠缠、谱系、和时间性 (intersex and trans* engagements, entanglements, genealogies, and temporalities anew)。我们希望你能在这些页面中找到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机会，重新思考遗传继承了的和根深蒂固的假设和知识 (inherited and ingrained assumptions and knowledges)。我们感谢所有的撰稿人，感谢《TSQ》的总编辑，特别是弗朗西斯科·尕勒特 (Francisco Galarte) 和 Abraham Weil (亚伯拉罕·韦尔)，以及《TSQ》杰出的编辑助理塔尼亚·巴尔德拉斯 (Tania Balderas)，帮助我们策划了这个合作的智识空间 (this collaborative intellectual space)，并且我们希望以后会有更多更多。

编辑们按 (The Editors)

米歇尔·沃尔夫 (**Michelle Wolff**) 是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宗教学助理教授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religion at Augustana College)，TA 在那里教授伦理学、宗教、种族、性别、和性意识 (sexuality) 的课程。沃尔夫关于间性人学者-牧师和活动家 (intersex scholarpriest and activist) 萨利·格罗斯 (Sally Gross 1953-2014) 的手稿正在撰写中。TA 最近的文章，《伴侣 性机器人：种族化的家庭经济》 (“Companion Sex Robots: Racialized Household

Economics”），发表在《宗教女性主义研究期刊》（*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上，获得了2021年伊丽莎白·舒斯勒·费兰札新学者奖（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New Scholar）第三名。

大卫·A·鲁宾（**David A. Rubin**）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女人和性别研究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酷儿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读本》（*Queer Feminist Science Studies: A Reader*）》（2017年）的联合编辑，以及《间性之重/问题：生物医学具身体现、性别监管、和跨国行动》（*Intersex Matters: Biomedical Embodiment, Gender Regulation,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2017年）的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文章和论文（articles and essays）。

阿曼达·洛克·斯瓦尔（**Amanda Lock Swarr**）是华盛顿大学性别、女人、和性研究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der, women, and sexualit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她是《批判性跨国女性主义实践》（*Critical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xis*）》（与理查德·纳加尔 Richa Nagar 合编，2010年）的共同编辑，《过渡中的性》（*Sex in Transition*）》（2012年）的作者，以及跨性别研究西尔维亚·里维拉奖（Sylvia Rivera Prize in Transgender Studies）的获得者。她即将出版的书是《展望非洲间性人：挑战南非医学中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遗产》（*Envisioning African Intersex: Challenging Colonial and Racist Legacies in South African Medicine*）》。